

# 佐科维总统坦言目前巴布亚局势非常严峻

【本报讯】佐科维总统坦言，想在巴布亚维持治安确实不容易，巴布亚由于地理环境条件，想维持治安确实不容易。

之前，有消息称，武装犯罪集团在高地巴布亚省奥克巴布镇(Okbab)劫持了电信塔或基收发站工作人员作为人质。

5月15日，佐科维

总统指出，居住在雅加达的百姓，很难想象巴布亚的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去过恩杜加(Nduga)两次，去过哇美纳(Wame-na)四五次，地形确实是非常复杂。巴布亚的地理条件包括荒野，其温度非常寒冷，不少深达数百米的沟壑。条件变得越来越艰难，因为武装犯罪集团已控



佐科维总统(中)

制了该领域。如果没有去过那里，就无法想象。然而我必须强调说，这不是导致政府悲观的理由。巴布亚的地理条件非常严峻。昨天，当地的地势确实是非常复杂。

据悉，5月12日，武装犯罪集团袭击了巴布亚宾唐山脉(Pegunungan Bintang)县区的

政府官员。

武装犯罪集团还在巴布亚宾唐山脉的奥克比巴(Okbibab)劫持了Bakti Kominfo公司的四名基收发站建筑员工。

最近，巴布亚宾唐山脉县警长布斯多米中校(Dafi Bustomi)表示，被扣为人质的基收发站工作人员已于5月15日成功被解救。(亮剑)



最高检察长布哈努丁(中)

## 最高检察长严查4G收发站腐败案 通信与资讯部长尊尼若涉案将受到起诉

重要的是证据，我将会继续跟进。案件的调查工作已经开始了。财政与发展监督局调查人员也记录了价值8.32万亿盾的国家财政损失。最高检察院也将继续深化与尊尼部长的案件有关的内容。昨天，我们将贪腐案曝光，然后我们获得了导致国家损失的计算结果，我们将再次探索，我们将进行确定。

财政与发展监督局主任穆罕默德·尤素夫·阿特(Muhammad Yusuf Ateh)表示，我国的财政损失是在财政与发展监督局进行与资金和文件相关的审计与向相关方澄清，并与专家小组进行物理观察后的计

【本报讯】最高检察长布哈努丁表示，最高检察院不排除起诉通信与资讯部长尊尼的可能性。如果证明尊尼部长涉嫌通信与资讯部提供4G基地收发站，以及支持基础设施1、2、3、4与5、2020年-2022年腐败案件。尊尼部长曾两次被传唤为此案证人。

与此同时，最高检察院已裁定了五名嫌疑人，并尽快将他们移交法院审判。

5月15日，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布哈努丁表示，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事实证明通信与资讯部长尊尼涉嫌贪腐案，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对调查人员而言，最

算。我国的经济损失来自三件事，即支持学习准备活动的成本、加价和尚未建成的基地收发站付款。

目前，已有五个人被裁定为嫌疑人。其中一位是Bakti Kominfo公司总经理阿囊(Anang Achmad Latif)，其他四名嫌疑人是华为科技投资公司综合账户部客户总监阿里(Mukti Ali)与Solitech Media Sinergy公司专员赫尔马宛(Irwan Hermawan)，Mora Telematika Indonesia公司总经理卡卢邦(Galumbang Menak)，2020年印大人类发展专家约汉·苏里扬托(Yohan Suryanto)。(亮剑)



1998年五月暴乱的梭罗市

## 梭罗市1998年暴乱受害者 历经18个月心理治疗后始治愈创伤

【本报讯】1998年5月，经历中爪哇省梭罗市暴乱的受害者华裔苏马尔托诺(Sumartono Hadinoto)对当时发生的骚乱事件记忆犹新。苏马尔托诺位于Ir Juanda大街的住家兼办公室是暴徒投掷石头与抢劫的对象。

当时，暴徒包围了苏马尔托诺的房子，苏马尔托诺是梭罗社区协会(PMS)组织的领导人，又是梭罗市红十字会主席。PMS成立于1932年，由六个华人社团联合组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董事会及其成员现在已不仅是华裔了。

今年5月15日，苏马尔托诺声称，当时，他从未想过并预测1998年5月14日至15日会发生暴乱和纵火事件，导致梭罗市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成为受害者。苏马尔托诺得知当时爆发骚乱和纵火事件，是由一个朋友那里获得的信个息，说是梭罗市的两个主要校区都发声学生示威行动，学生们要求印度尼西亚进行改革。但这一行动后来无却法控制变成了一场群众运动，导致骚乱和纵火事件的发生。

救出苏马尔托诺及其家人的经过也非常戏剧化，即通过一个苏马尔托诺用来自家人从黑暗历史中拯救自己的小托诺位于Ir Juanda大街的住家兼办公室是暴徒投掷石头与抢劫的对象。

苏马尔托诺坦言，他与家人在邻居家中避难了一个星期，直到局势完全安全为止。当时抢劫和纵火事件无处不在，没有治安人员阻止暴徒的暴行。希望1998年的五月暴乱事件将是梭罗市发生的最后一次骚乱。这场骚乱是由当时牺牲梭罗市和雅加达市，为某些群体的利益造成的。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是雅加达，但梭罗市的情景是最糟糕的，所有位于十字路口的建筑物都被烧毁。

苏马尔托诺表示，骚乱发生后，PMS设立了数个指挥所，每五个分区都有一个代表。设立指挥所是为了帮助受骚乱和纵火影响的居民，恢复遭遇1998年5月暴乱的影响。记录丢失、被烧毁文件、重做出生证明等等；向有需要的民众提供三个月的生活费。家庭成员每人10万盾，家长每人15万盾，取决于有多少孩子。三个月后，我们通知他们来PMS，如果他们准备找工作，我们会给700万盾作为行动的骚乱目标。如果还无法获得生计，可以再延顶瓦片和玻璃上的石头吓了一跳。就在此时，居委会主任通过电话联系了苏马尔托诺，通知他立即与家人离开住家，因为他家门口已被很多人包围了，暴徒们大喊：烧掉它，烧掉它。

为了疏散家人，居委会主任与邻组长用撬棍撬开苏马尔托诺家的后门。其实，当时苏马尔托诺正计划与村里青年组织与妇女组织煮饭分发给社区民众。从家中

苏马尔托诺声称，他需要18个月的时间，才能从1998年5月暴乱和纵火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甚至以静坐疗法治愈心理创伤。我接受了精神科医生的治疗达1.5年之久，因为必须给予药物直到恢复正常为止。家庭成员也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不像我那

么糟糕。(亮剑)

不能保证会这样做的。在社交媒体上，佐科维的孩子们与两位总统候选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令人震惊。这个计划可能是，如果甘贾尔获胜，那么吉布兰很可能会取代甘贾尔成为中爪哇省长。

第三，佐科维可能判断阿尼斯没有足够的能，从其被任命为教育部长时的观察结果来分析。

佐科维百般阻挠阿尼斯的举措是邪恶还是恶意的？不，即使在政治秩序中，这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现任者应该确保其工作计划得到延续。除此之外，佐科维本人是一名印尼斗争民主党的干部，当然有义务争取党内干部当选。

即使在美国这样更民主的国家，当时还在任的巴拉克·奥巴马也在总统选举期间支持乔·拜登而反对唐纳德·特朗普，并称特朗普是一个不适合担任美国总统的人物。所以佐科维的攻势和阿尼斯的反击没有对与错的逻辑，都是政治游戏，因为请记住，政治中没有永恒的敌人。(三-完) (亮剑综合翻译)



政治、法律和安全统筹部长马福

## 民意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马福晋升为前三名副总统候选人强势人选

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调查是于2023年5月2日至7日进行。

5月15日，Charta Politika 执行经理尤纳尔多(Yunarto Wijaya)表示，善迪亚卡以19.8%的可选性排名第一，善迪亚卡与里德宛旗鼓相当，因为双方的可选性差距甚微。我认为，善迪亚卡以19.8%得分居榜首，是由于在上次选举中就已拥有的选举投资。其次是里德宛可选性18.4%，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仍在误差范围内，这两个人物在过去六个月内确实不相上下。

尤纳尔多指出，令人惊讶的是第三位人物，即马福。到目前为止，马福从未跨进可选性最高的前

三名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中。马福排名第三，确实令人惊讶。我认为，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在以前的版本中从未有过多地讨论。马福位居第三，已经进入了百分之十几的得分。马福的可选性与里德宛和善迪亚卡所差无几，屡屡与其他副总统候选人的百分率差距甚远。马福甚至超越了其他人物的可选性水平，如民主党总主席阿古斯、国企部长埃里克·东爪哇省长科菲花、民族复兴党总主席穆海敏。

尤纳尔多质疑马福副总统候选人可选性的飙升，是其作为公职人员的沟通方式与其他官员不尽相同。我不晓得是否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马福在

## 当前政局全由佐科维亲信主导 系统性阻挠阿尼斯参选只为延续原定治国方针

很难相信佐科维否认六个政党的会议只讨论了经济问题，其中之一是印度尼西亚成为发达国家的机，而不是讨论总统候选人问题。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仍然是支持政府的政党的民主民族党没有被邀请？为什么民主党和公正福利党被忽视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佐科维在第一任期内的副总统尤素夫·卡拉的声明，即提醒佐科维不要参与总统候选人或2024年总统候选人的事务。佐科维应该效仿梅加瓦蒂和苏西洛，在总统任期结束内，并没有过多地参与总统选举事务。

5月6日，卡拉表示，如果在独立宫里谈论的是发展建设问题，为什么没有邀请民族民主党，这意味着有政治谈判。

资料显示，卡拉是使阿尼斯成为雅京专区省长最有功绩的人物，并且试图在这次总统选举中让历史重演。

对阿尼斯的第三次攻势是艾朗卡和穆海敏的政治游说活动，两人在独立宫与佐科维会面后，突然拜访了苏西洛。这次会议当然可以更多地被解释为邀请民党加入由大印尼行动党和民族复兴党组建的大印度尼西亚复兴联盟(KIR)。此外，据报道，从业党与国民使命党一起组建的印度尼西亚统一联盟(KIB)，在团结建设党与印尼斗争民主党亲近后即将解散，并试图紧随国民使命党之后，加入KIR。

在所有这些攻势中，会起什么作用吗？结果似乎很难猜测，只是阿尼斯并非完美无瑕。一个可以破坏其总统野心的有力武器是涉嫌参与自2022年6月被肃贪委调查的电动方程式赛车贪腐案。阿尼斯于2022年9月7日被肃贪委传唤，接受有关电动方程式的询问。去年9月，阿尼斯被肃贪委调查人员讯问了近11个小时。烫手山芋仍持在阿尼

斯手中。如果阿尼斯被起诉，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美梦就会因此破灭了。

为何佐科维如此处心积虑地阻挠阿尼斯成为总统，这是一个有趣的分析。首先，佐科维当然希望确保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下游项目继续下去。佐科维和阿尼斯之间的不相容当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希望获胜的总统候选人继续其未完成的建设计划。由于佐科维在2016年发起了210项国家战略项目，其中多达58项尚未完成。同样，有争议的《综合就业法》的命运，以便下一届政府能够继续下去。佐科维似乎认为阿尼斯靠不住，这从阿尼斯成为雅京专区省长时执行的政策中可以明显看出来，阿尼斯推翻了佐科维与钟万学的许多政策。佐科维的孩子们吉布兰和女婿波比·纳苏迪安的政治生涯在尚未得到发展之前就枯萎下去。当然，与甘贾尔或普拉波沃成为总统相比，阿尼斯

